

栀子花开遍地香

□肖东

近来一连几天的连阴雨,满街卖栀子花的小贩不见了踪影,我想栀子花也该罢季了吧。

小时候,印象最深的花就是栀子花了,乡下姥姥家的院子里有两棵树,一棵是柿子树,刺破天空似地往高处伸展,一到深秋,结满又红又大的柿子,姥姥把它们摘下来,插上竹签,放在米缸里捂熟,以朵颐我们馋猫似的小嘴;另一棵是栀子树,像一半圆形的绿伞,铺地毯似地往四下延伸,郁郁葱葱地占据半个院子,它四季常青,每到春夏之交,先长出小纺锤似的花蕾,接着就次第地开出洁白如玉的花朵,似莲花、若牡丹、像昙花,一朵朵,满天星似地怒放在青枝绿叶之中,是那般的赏心悦目。更可人的是,栀子花散发出的扑鼻而来、沁人心脾、陶人欲醉的香

味,让人美妙得飘飘然有御风而成仙之感,油然而生“此香只有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的感慨!

我常感恩:今生有幸生活在地处南北分界、山清水秀、宜人居住的信阳。在信阳,你不用眼睛看,仅凭鼻子闻,你就能感受到这里四季分明的季节变化,冬有腊梅、春有兰花,夏有栀子花、金银花、荷花,秋有丹桂、菊花,加之毛尖茶香、信阳菜香,浸身于这里鸟语花香、佳肴美味之中,时常清人心肺、润人胃肠,谁人不夸这里好,宜居信阳赛天堂呢?

对于花,各人有各人的爱好,情人喜欢鲜红的玫瑰,富人喜欢牡丹,文人爱菊、爱莲,我独爱栀子花,我以为栀子花是为大众而开的平民花。栀子最易繁衍,在农村院落、在城镇街巷、在都市花盆,到处可以见到它的身影。我原以为栀子花一定会很娇

贵、很难养,后来我才知道,只要在春夏之交,把栀子树枝剪下来插在稻田里,等它生根后,再移植到院里和花盆里,一两年后就可长成一棵枝繁叶茂、花香四溢的栀子花树了。栀子花不像别的花那样娇气,一般别的花开花时,不能滥采滥摘,而栀子花不一样,它可以任人随便采摘,一点也不影响它的生长和开放,哪怕采摘得枝短叶稀,花朵全无,来年照样绽放。此外,栀子花期很长,从五月开到七月,两三个月的时间,花期又正值端午前后,栀子和粽子、艾叶菖蒲、香囊、龙舟等一起为端午节装点了浓浓的节日气氛,让人们过了一个色香味俱全的传统节日。

栀子花这么普通、大众、广泛的花,原产中国的花,不知什么原因,诗人、歌者吟咏、演唱的却不多。“小楼一夜听风雨,深巷明朝卖杏花。”我一直认为诗人一定是写错了,应

该是写栀子花的。杏花二月开得早,不是风雨季节,它又不艳不香,采摘还影响当年的产量,我们当地就从来没人卖它,倒是栀子花卖的人很多,五角钱就可买上一大捧,插在花瓶里,用水养上,可长时间开放,满室生香,超过任何空气清新剂;或别一两枝在男人的衣襟、女人的发髻,让人走到哪里都沐浴在花香之中,另外,那花香又遮盖了人身上的臭气、汗味和俗气,赛过世上最好的香水。《水浒传》里有一个好汉名叫一枝花蔡庆,是梁山上的大帅哥,生来爱带一枝花,我想他头上插的一枝花一定是栀子花吧。

世上的花多艳、大者不香,香的往往小而无人眼,只有栀子花可以得兼,又大又艳又香,花期又长、遍地都是、价廉物美,它不择土壤,不选气候、不精心护理和浇灌,一到季节尽情地为任何人无私地盛开和怒放,长久而弥远把清香撒播在天地间。另外,栀子还有很高的药用价值,它的花、果、根都可入药,可治疗感冒高烧、黄疸性肝炎、痢疾、眼红肿痛、烂疮、胃脘痛等多种疾病,是老百姓不用花钱的药品,所以说它是平民之花、大众之花。

世上如果没有栀子花,我们的生活一定少了一份清香和色彩。

使一个真理熠熠闪光

在镰刀和锤头的旗帜下
金戈铁马的人民将士
定能让一切强敌
闻之胆丧

用汗水热血和忠诚

大写出子弟兵的光荣形象
诠释了人生价值的最新篇章
诠释了舍生怕死的小人
失去分量

礼赞抗洪将士

□耿纪家

使桀骜不驯的长河大江
规则流淌
让亿万斯民的生命家园
免受重创

用汗水热血和忠诚



江山多娇(国画)

韩守超 肖东 作

走山里人家(外一首)

□程永康

带回城里细细品味这山野的丰收和香醇

卖菜的女孩

一根扁担,两只菜篮
一头装着昨天种下的希望
一头装着今日摘下的期盼
呼扇呼扇挑出山间泥泞的田埂

可能是走得过快、来得太早
扯一缕霞光洒满城里的街道
鲜嫩的青叶上挂着的露珠
仿佛闪耀着锦绣前程

挑来的是惊喜,拎走的是祝愿
这是情的栽培,是心的交换
让自家园子里的生态果蔬
缤纷着城里所有的餐桌和心境

不走街串巷,不大声叫卖
就在这菜场的路边享受着清冷
一边卖菜,一边手捧着书本

啊,手捧着书本卖菜的女孩哟
你是晨光里一道如饥似渴求知的亮丽风景

怀念老耿

时代,开山、炸石、打炮眼全是人工敲凿搬运,填堰筑堤的工具一律扁担箩筐,工作的环境多是冰天雪地。1961年春,东干渠全线贯通。梅山水库的水沿渠滚滚而下时,安徽的人来了、河南的人也来了,襁褓的少男少女们来了,年老体弱的老头老婆们躺在独轮车里也来了。一时间,香火冲天,鞭炮齐鸣,旌旗招展,万人云集!那一刻属于淮区的人民,那是灌区空前未有的盛事!从此,干渠两侧的数十万亩土地就变成了百里沃野。

老耿所做的第一件事是组织建设了一座小水电站。虽然初装时,水轮机等相当部分配件是木制的,但在尚未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年代可谓先进了。因为它率先解决了该乡行政中心尤其是街道居民、千户中学、粮食加工等所需用电。几经技术改造以后,现在小电站犹如一盘怀旧的吱吱呀呀的水磨,仍能季节性发电并网。

老耿的一个决定是他的家事。他

“四大真言”有感

□李红

近一个时期以来,我们的党员领导干部都在认真学习中共中央颁布实施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随着物质生活的日渐富裕,市场经济浪潮风起云涌,各种利益的诱惑不断变化,一个个反腐大案浮出水面、一个个贪官纷纷落马,现实一次又一次地为我们敲响了反腐倡廉的警钟。

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同志把清正廉洁解读为:政治清醒、正气在身、为政以廉、洁身自好。这是对新时期各级党员干部的基本要求,也是考核评价党员干部的重要准则,是每一位党员干部必须具备的高尚品质。这是李源潮同志送给各级党员干部的“四大真言”。

《廉政准则》中的8个“禁止”和52个“不准”的要求和规定,也正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赋予了清正廉洁新的时代内涵。
清,政治清醒是“大方向”。只要始终坚持这个大方向就不会出问题、犯错误,相反,就一定要栽跟头。

正,正气在身是“护身符”。做人要一身正气,为官应一尘不染。每经常用《廉政准则》为自己的行为敲警钟,要像古人那样“一日三省吾身”,自重、自省、自尊、自励,真正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领导干部为政以廉犹如一剂“防腐药”,管住自己的手、腿、嘴,不该拿的不拿,不该占的不占,使官员守住自己的“廉政防线”。

洁,洁身自好是“避邪剑”。如文强等个别官员滥交友,与黑社会人员称兄道弟,公开出入色情场所,道德沦丧,品德败坏等等,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这些人最终难逃法律的制裁。洁身自好就是干部手中的“避邪剑”,党员干部洁身自好,节制不良欲望,择善而身。古往今来,有多少清正廉洁、务实为民的清官廉吏受到百姓的崇敬与爱戴,一代廉吏包公、海瑞的故事久传颂,当代公仆孔繁森、任长霞

中山茶座

信阳市仁济堂中西药房 特约
地址:信阳市中山北路
电话:6189096 负责人:孙蕾

顺口溜道出农民心声

徐礼柱 王至爱

近日,在与乡下农民座谈交流时,他们用顺口溜歌颂现在的社会制度、赞扬党和国家对“三农”实施的优惠政策。朴实的语言,道出了他们的心声,引起我们的共鸣。现摘录如下,以饕读者。

通过现实比和对,咱来夸夸这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科技领先助力推。农村面貌大改观,广阔天地有作为,农业连年粮增产,源于政策送优惠。如今农民有奔头,人人脸上笑微微,党和政府心为民,种田不交粮和税。购买家电和农机,国家还给补贴费,医疗保险实在好,看病还报医药费。家庭困难有低保,政府还发生活费,义务教育谱新篇,儿童上学免学费。养老保险无后忧,享受荣华和富贵,人活百岁不愿死,激动兴奋流热泪。如今又建新农村,改革开放响春雷,日子越过越幸福,未来前景更更美。谁不夸咱社会好,就是没有心肝肺,农民兄弟莫忘本,感恩之心诚可贵。坚定不移跟党走,昂首阔步头不回,齐心协力谋发展,同为祖国增光辉。

只能是安慰家属了,因为前一天,他就走了。

由于一家人尽量淡化他病重的消息,乡政府家属大院的家理,一直寂静。老耿走了的消息传开后,为其送行的人一拨又一拨,曾经与其一起工作如今已分散在其他乡镇的晚辈们来了,退休后来、退休后的老领导们也来了,生前与其并肩战斗的老同事们也来了,基层的党员村组干部群众也来了……他们自发地组成了治丧队伍。由于工作关系,这些人大多我认识,我感到了他们的悲痛,以至于,我不得不搁下自己的哀痛去扶助抽泣不止、摇晃不稳的和他作别的每一位老人。

两天后,当儿子们将骨灰送往他青少年时代成长也是他刚踏入工作岗位的地方——分水亭乡罗寨村时,我震撼了——在一公里狭长的村级集镇及其一公里的两端“延长线”上,上千群众,每家每户,或长或短的鞭炮在骨灰到时依次鸣放,没有间歇,这是我平生所见最悲壮的送行了。那是那片群众给他的这一生所作的总结,是那片土地给他的最由衷的哀悼!

在今年中国共产党成立89周年之际,我再次抑制不住对一个老共产党员的思念,仅作此文,怀念老耿。

爱之遐想

□卓英

夜色深沉,微风乍起,窗外突然下起了小雨。忙碌了一天,静静地坐在书桌旁,忽然便想起了关于爱的问题。

什么是爱?书本上有很多定义,生活中也有很多传说。哪里有爱?古代有,现代也有。有的人爱了一生,也没弄明白什么是爱;有的人找了一世,也没有找到真爱。其实不用给爱下定义,也无法给爱下定义。一百个人便有一百种爱,非苍白的文字可以表达。更不必叹心沥血地去寻找爱,爱就在人的心中。

前不久,在电视上看到一则报道,名字叫“爱的阶梯”。一位十七八岁的小伙子爱上了一个比他大二十岁的女人,并和她一起私奔到深山老林里,共同生活了几十年,为他心爱的女人一镐一铲地挖了一百多级台阶。每一级台阶上都历经了千辛万苦,洒下了无数滴汗水,也种下了他无限的爱意。在爱的日子里,他们没有去想什么是爱,但那就是真爱。他们也没有费尽心力地去寻找爱,但爱就在他们的身边,触手可及,满山遍野,飘浮

在空中,弥漫在心里。

有的人爱上了一个人,就去追求她,而对方并不爱他。于是他便想出种种办法,或威逼、或利诱,更有卑鄙者,强行占有。他能得到真爱吗?绝不可能。有的夫妻已经没有了爱,而另一方还在爱着,于是就死磨硬缠,寻死觅活,将双方硬捆在一起。能得到真爱吗?也绝不可能。那么,爱在哪里?爱在心里,爱在自身。爱因为可爱而生,人因为可爱而爱。爱的双方因为对方可爱而生爱、而碰撞、而共鸣,而深爱。不爱也因不可爱而生,爱因不可爱而灭。因此,爱在人的心里,爱决定于自身。

爱是人间最圣洁、最高尚、最美好的感情,像天山上的雪莲花,珍贵而稀有,有爱的人是幸福的,失爱的人是痛苦的。但爱不可以强夺,越夺离你越越远,正所谓“强扭的瓜不甜”、“捆绑不成夫妻”。只有将己变得可爱,才能生爱,才有长久的爱。

“爱在自己手中,爱在自己心里”这一论断,也许是有一定道理的。不知读者诸君以为然否?

忠实旅友

□徐生力

鞋,年年365天,与人生相伴,风雨兼程。从蹒跚学步到步履矫健,再到后来步履维艰,拄杖而行……鞋是人生旅途中的忠实旅友。

出生在文革前的农村人都有过光脚丫子的经历,自己的脚板的老茧就是人生的第一个旅友。那个年代,一年四季的春夏秋冬,我们都是赤脚走在田野上,只有在数九寒冬,万不得已,万般无奈的情况下,鞋与我们才有肌肤的依偎、心灵的沟通的机会,磨出一层厚厚硬茧的双足会穿上母亲灯下千针万线缝制的布鞋,与冻僵冰冷的大地、刺骨钻心的朔风隔绝。俗话说十指连心之说。那个时候的冬天,风像刀子一样锋利无比,冷酷无情,雪像草席一样铺天盖地,我们空荡荡的破棉袄包裹着的瘦小且瑟瑟发抖身躯,而穿在单薄布鞋里的脚往往会被冻伤,甚至会流血流脓,但依然在露着指头的单布鞋里活动自如,活跃撒欢,绝无现在双足裹在厚袜、皮鞋里,呆在空调开到26℃还嫌不暖和小资情调 and 抱怨。

人的一生要与许多双鞋一路同行,有多少双鞋就有多少个故事。还在刚刚恢复高考时,我们几千号从农村选拔出来的优秀学生在县城集中学习积极备考。一天夜里,穷苦的学子们一下丢失了40多双胶皮鞋,我的一双哥哥舍不得穿的,给我在雨雪天便于在校园里走教室一宿舍一食堂三点一线之用的破解胶鞋也在其中。然而这双离我而去的胶鞋害得我遇到雨雪或是雪化时,就只能由同学代劳做饭,抑或让同学背着出教室宿舍之间,饱受寒冷、委屈的我,那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挑灯夜战把文革时期耽误的课程补上来,在高考独木桥上闯过

去,参加工作拿到工资后,第一件事就是买一双鞋,美滋滋地穿在脚上,扬眉吐气一回。

鞋穿在脚上,既有防风挡寒、抵御滚烫的路面、避免脚板被砂子磕着碰着之用,又有美观的需要。参加工作后,正是改革开放刚刚起步,江浙一带以生产一次性消费的纸鞋而闻名。我在同事纷纷热购的鼓动下,为了一泄当初高考前失鞋之愤,我把参加工作后获得的第一桶金——三十三块五,拿出二十块,买了一双纸“皮鞋”。可是穿了一个星期,鞋帮看着还行,可左脚的后跟在学习自行车时脚踏掉了,为了顾全面子又拿出两块钱在街上请鞋匠重修,把脚踏掉的木鞋跟钉上了,每天又自信地在办公室走廊上嗒嗒嗒嗒从这头响到那头、从楼下响到楼上。人没到声音先到,同事们说:“准是某某来了”,听到后,心里哪个美呀没法说。

这双所谓“皮鞋”的纸鞋,是我爱恋的见证者,在我们山区小县城,家家户户做饭的燃料主要是柴草。秋冬季节的星期天,我与新谈的对象而今的孩子她妈与岳父岳母扛着包裹,到山上的松林里捞松毛。一下午,我们4个人丰收不小,捞到一挑子,由我磕磕绊绊挑着下山。“哎呀!”左脚嵌进了石头缝里,“皮鞋”跟嵌了进去——鞋帮与鞋跟再次分离,无奈,我只好一瘸一拐、非常狼狈地将一挑松毛拽下山。之后,就近找了一个公用电话,请同事骑来一辆自行车,才将一挑松毛接力回去。回家后,一气之下,我把这双丢掉面子的“皮鞋”扔进了垃圾箱。好在胶鞋害得我遇到雨雪或是雪化时,就只能由同学代劳做饭,抑或让同学背着出教室宿舍之间,饱受寒冷、委屈的我,那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挑灯夜战把文革时期耽误的课程补上来,在高考独木桥上闯过

去,参加工作拿到工资后,第一件事就是买一双鞋,美滋滋地穿在脚上,扬眉吐气一回。

山里人将复杂的事情做得如此简单
把根根毛竹一劈两瓣接成“自来水管”
不用挖沟不用管钳,也不用安装水龙头
任清澈的泉水滋润梦想、滋润心田

瞧这石凳、石桌、石砌的房屋
坐北朝南,冬暖夏凉
借万顷绿波屏障作为背景
牵一袭飞瀑轻纱垂挂门前

还有那竹笋、竹筷、竹编的菜篮
吃的、用的全是天然的、绿色的
听哟,一首悠扬的旋律从竹笛中飞出
醉了群山,醉得游人红光满面

此时,一串银铃般的笑声随风飘荡在耳畔
是山妹子们在喜摘瓜果及心中的期盼
我也随手摘一个与笑声一起揣进怀里

□陈凤

今年是老耿七周年的祭日。在他临终的日子里,我决定写点关于他的文字,尽管自己的文章从未变成铅字。当他真的走了,我却没写出来,甚至没有一点写的意念,因为当时处于巨大的悲痛之中;在他一周年的祭日里,我拿起的笔又放下了,因为总感觉老先生还活着;现在,心终于静了下来。

老耿,名文友,生于1931年。还是在娘胎里时,父亲就走了,不满周岁的时候,一个大雪之夜,母亲怀抱着他,静卧于村外的路头也无声无息地走了,一位尚无子嗣的更夫,把奄奄一息的他从母亲僵硬的双臂里掏了出来,后来更夫老两口自己也食不果腹,几经周折,又把他送给了他的伯父。四年之后,因为伯母的冷眼,他倔强地离开了三个家庭养育了他八年的地方——临水镇,去追随早早行了婆家的姐姐。为了减轻姐姐一家的负担,他在解放前的十年里,给地主放过牛、在烟店刨烟土、在赌场打杂……正是这十多年的历练,使他懂得爱知道憎,同时憧憬美好的未来。

固始县分水亭乡有溪流曰清河而不叫分水,自古也不见什么亭子。